

壞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為不經間有一二僮
存不過曰使先王文物不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人者漫不知其
語矣

愚按六卿自冢宰以下皆以有司言獨宗伯不言司四官皆言
垂象獨宗伯不言象以見禮樂法而不說而致中和之用足以
為參贊化育之功非可以有司也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
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禮有小大有本末大者經小者紀本者義末者數經既
立則紀不可以偏廢故大宗伯之貳有小宗伯焉義既明則數不
可以不具故宗伯之攷有所謂肆師焉肆之為言陳也郊特牲曰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失其義而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
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然則有宗伯以明其義又有肆師
以陳其數則周之禮可不謂之大備乎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

禮是也。李善會曰和和謂禮和其情也建保稱回則各安其分

唐氏曰虞書巡守稽五禮專陶諷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

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專神之禮也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

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五禮也

鄭康成曰保安也○王昭禹曰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和邦國別

三禮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封國則頒祀此之謂建祭則受

福此之謂保。於神鬼氏曰伯與肆師與特民丁刑也配為民而其事始



孫性孫盛也子如孫也祖伊賈氏曰上單言邦據王為言以佐王
以爲降亡之也建保邦國則統俟國言之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黃氏曰吉禮居其首禮主敬敬莫著乎祭。鄭錡曰祭祀之交於
神明有受福之道故以吉名之。鄭康成曰吉禮之別十有二事

王氏曰謂之建則禮當自王出謂之事則非特王國而已
王氏詳說曰或言鬼神示或言神示鬼何曰此所以為秩宗之官
也以上下秩之則曰神鬼示以內外秩之則曰鬼神示以尊卑秩
之則曰神示鬼

孫氏曰先王明於天地之故察於人之理知所以接三才者即吾
保邦之實政不容外三材而自任其私智也故天以氣覆物吾則
用禋祀實柴禋燔以祀之地以形載物吾則用血祭醴醑醢羞以

祭之至於人鬼之奉則立之尸以人道饗焉凡此者皆實致其義
宜當其情求之於心驗之於事一有違於天有悖乎地有愧乎先
則為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惟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

謂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愚按自此至雨師皆祀天神

張氏曰鄭注禋祀則變禋為燔取其尚臭據洛誥曰明禋又國語
曰精意以享曰禋徧觀書傳皆言禋是精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
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燔燂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
柴祭天禮重故取禋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為燔誤哉
書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禋于六宗。鄭錡曰謂之禋祀明在乎
致其心齋精明誠一為主而已



寶樂或云槓燎相備而已

賈氏曰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今三台與文昌皆有司
中司命故後鄭不從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
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
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鄭曰司命曰司中
所謂司中者七祀之泰厲曰司中。舊出所謂司命者乃七祀之司雷
命人受中以正言之泰厲以性繫於司中論者謂人祀之神則中道則
神司地故以血祭之各從真類也。春秋緯云月萬畢箕風必揚沙
中。天故以血祭之。此二者託也。春秋緯云月萬畢箕風必揚沙
是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崔氏曰祭
師兩師之法皆謂隄其類日月之所以然者謂星辰運行故花
師於東江祀月於西郊。郊祭之日無雲風故直以天神是陽光
箕星天位亦我司北郊者水宿無在七也。國師箕兩師司中可命
於南郊。北兩師成以性體置於前上而播之以外禮於天以陰
文昌第四等五星成以性體置於前上而播之以外禮於天以陰
以昌祭之法洗以中。昌祭之法洗以中。昌祭之法洗以中。昌祭之法洗以中。
神以祀之用。半圭之璋。取潔於四壘。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愚按自此至百物祭地示也

鄭康成曰陰祀自血起。項氏曰血毛皆幽合之物又曰血祭盛
氣也。則以地道有幽陰之義而求之以血也。有。鄭曰血之為物
狀之於虛實之間。

陸氏曰社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全功均
利以養人也。祭必有配社配以勾龍。共工稷配以柱。氏子商之時
又易柱以棄其功利足以俸社稷故也。

鄭節卿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多矣。左傳家語則以
五祀為重。該熊羆勾龍之五官。於。祭。止。齋。曰。按。春。我。得。親。就。子。則
官。對。曰。少。摩。氏。四。叔。重。為。句。若。賦。為。拜。如。幣。及。既。為。元。祀。此。其。三
也。也。顯。顯。氏。子。為。祝。融。共。工。氏。子。為。后。土。此。二。祀。此。其。土

五祀為重該熊羆勾龍之五官。於。祭。止。齋。曰。按。春。我。得。親。就。子。則
官。對。曰。少。摩。氏。四。叔。重。為。句。若。賦。為。拜。如。幣。及。既。為。元。祀。此。其。三
也。也。顯。顯。氏。子。為。祝。融。共。工。氏。子。為。后。土。此。二。祀。此。其。土

為社稷為田正月令以五祀為門戶竈中雷白虎通范曄

高堂隆以五祀為門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

氏家語之說釋小子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

法之說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雷人所資以居竈中人所資以飲

食五祀也春祀也夏祀也秋祀也冬祀也中雷也音五行也神也其說

說雖本於月令然乃宮中之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左氏傳

戴魏猷子問於蔡墨以為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其說甚明

鄭康成曰五岳東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高山不見四

瀆在焉。鄭鑄曰五山為國重鎮者國所賴以鎮則神皆託於

土故此三者同於血祭黃氏曰春秋傳曰禘而不血出廟中而合

以鯉沉祭山林川澤大故與社稷同其秩祭

鄭鐸曰山林有功於鯉藏川澤有功於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

祭川澤之牲則沉之各象其德。張南軒曰古者祭山川以其能

雲雨澤潤萬物為之壇壝立之祀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祠之

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亦有山川之祠而

人其形封其地則失之矣華氏曰祭之法春當其時山林於壇

以躡享祭四方百物用少牢則祭製實兩鐘舞大夏

王昭禹曰躡者肆而磔之享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不合故

祭以躡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享亦各以其物宜崔氏曰

昔者伊耆氏始為蜡蜡祭也周則十一月合聚萬物而祭之

祭也謂天子七祀北祭其五。王氏詳說曰此即王氏傳

何也余以為同中泰厲以禋祀之矣。○

戴魏猷子問於蔡墨以為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其說甚明

鄭康成曰五岳東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高山不見四

瀆在焉。鄭鑄曰五山為國重鎮者國所賴以鎮則神皆託於

祭者曰奠始百姓於井闕之與錫虎王所為食田及沙而
祭之礼以先壽為主司畜為性雖為食田所為食田及沙而
止祭故詔云年不順成入地不通既地之後喪衣而臘先祀玉
於休息樂

總論

胡仁仲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王者繼天為子故祭天於
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儒者論祭天地之
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方土不可以有二
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負立為毋齋兼
期不敢亢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
以抗乎是故兆於兩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
言其性社祭土所以神地道名山大川者實貨財用之所出四方
之所據依也五祀者土與水火金木人所日用不是之報將誰報
焉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是故王者祭
天以崇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威極則謂之類
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鄭鈞曰廟祭之序始者王以玉瓚酌鬯烝獻尸是為禋祫既禋祫於
是迎牲而禋乃行朝踐之事朝踐禮畢乃行饋獻之事則薦以今
世之食以其序推之則肆饋獻也獻朝踐也禋始禋也謂之肆者
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斝剝者解牲體肆者解而陳之俎也始而
禋以求之中而薦腥則以神享焉終而薦醜則以人養焉此經乃
以肆獻禋為序何耶余攷鄭康成之說云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其
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禋禋言饋食若有黍稷互相備王安石

以謂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稷享先王其稌也猶事生之有食也然裕以
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也然裕以
合食為主未嘗無食禘以審禘昭穆為主未嘗不祿禘主於敬食
主於愛二者亦互見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享時祭之名也禮不
豐不殺所以稱時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春夏以蕙苗而
奉祭祀時物方生可馱者寡故春以詞為主夏以樂為主而已尚
詞者為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樂由陽來也此
所謂以少為貴也秋冬以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馱者衆故
秋以薦新為主冬以備物為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於是而薦
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於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為貴者也王至昭
於烝則衆牲及矣其謂小物水草之屬陸產之屬在焉其備陸物
也三牲之實八簋之實佐其補而之異在焉其備陸物也
也草木之實不為天之所生以地之氣成故

陳君舉曰祠禴嘗烝此四時孟月王親祭于祖廟之禮肆獻禠禴

食四時孟月吉皆用此二禮注謂為六個祭名不是。陳及之曰

尔雅曰禘大祭也蓋天子四時之祭曰祠禴嘗烝而三年大祭曰

禘其祖之所自出為東鄉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皆為禘也喪服

小記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謂有虞

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嚳殷人禘嚳而郊后稷皆

謂三年大祭祭其祖之所自出諸侯亦四時有祭而三年之祭曰

禘合食於祖廟而食大夫亦有時而祭而三年之祭曰敷春秋傳

謂殿以少牢鄭氏所引魯禮則非魯不當有禘孔子謂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成

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孔子於春秋欲貶而不勝書故因事而

貶若吉禘註公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已此大宗伯所謂肆獻禠

及饋食者謂祭之禮也此四等也而必兩言之者明宗廟有祿也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自禘及四時祭皆然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天神之祀以煙為敬神之始地祗之祭以血為敬神之始人鬼之享以裸為敬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煙地祗同於血人鬼同於裸且詩曰芼芼棫樸薪之漚之書曰崇禋大嘗武成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也今以日月星辰為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棟燎然則祀昊天上帝非柴非燎何以為煙乎是禋祀云者取其敬神之始耳記曰郊血大亨腥三獻燭一獻熟夫郊天也大享捨也三獻社稷也一獻群小祀也用血者未始不熟用熟者未始無血比所以謂腥其粗熟其敬也今以社稷五祀五岳為血祭則豕狗禱享何以為非血乎是血祭云者取其敬神之始耳司尊彘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今以肆獻言裸而饋食與四時之享何以為不用裸乎是肆獻裸者取其敬神之始耳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鄭康成曰哀謂救患分哉凶禮之別有五○鄭錡曰天子之於諸侯位雖君臣情則父子未有子疾病痛甚父不為之憂者故邦國有憂則有凶禮以哀之

愚按盛衰消長天之道也聖人不患其凶患無其備故以是禮

繼於吉禮之後

以喪禮哀死亡

鄭康成曰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禭○鄭錡曰隱公之時天王使

宰啞來歸惠公仲子之昭文公之時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

以荒禮哀凶札

鄭康成曰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祿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

謂疾癘

以吊禮哀禍哉

鄭康成曰禍哉謂遭水火宋大火魯莊公使人吊焉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謂之吊氏曰神所崇

以禴禮哀圍敗

易氏曰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敗績謂之敗以禴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若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也賈氏曰大行喪

曰禴以財禴禴之

以恤禮哀寇亂

鄭康成曰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鄭鐸曰左傳言救邠之事曰簡書同恤禮有相救之道隱公亦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則恤禮者問之勞之見天子憂恤之意昭王

曰恤以救之若禱有救人之難而亦成於之

王氏曰喪禮凶禮以彼喪荒哀之也吊禮禴禮以我吊禴恤哀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

鄭康成曰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黃氏曰賓禮皆王之所以禮答諸侯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

鄭鐸曰天子之於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

王不待以純臣之義而以賓禮親之我有以親之彼安得不吾親

哉。易氏曰臣道以尊天子。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鄭東城曰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易氏曰朝如日出宗尊也欲

其尊王。易氏曰宗如万物相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氏曰覲謂物或之時遇偶也欲其若不期俱至。易氏曰謂朝

各勤其實以報乎上。遇偶也欲其若不期俱至。易氏曰謂朝

之。遇。明。康。侯。曰。古。者。有。禮。不。期。而。會。者。立。欲。簡。其。礼。耳。故

凡書遇者皆惡其無。

鄭鐸曰朝宗則在朝時則用春夏其位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說

者以為萬物交際之時以象生氣之文人君則於堂下而見之所

以通上下之情觀遇則在廟時則用秋冬其位則諸侯一於北面

說者以為萬物分辨之時以象殺氣之質也人君則於堂上而見

之所以正君臣之分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蓋朝廷出迎賓則下堂觀禮不迎賓

則不下堂也朝則天子當宁而立宁者門屏之間以象陰之入收藏於

敬於外覲則天子當榮而立榮者戶牖之間以象陰之入收藏於

內此又朝覲之別也。李。嘉。會。曰。當。守。若。令。而。斬。將。以。國。事。

陳及之曰大宗伯曰春見曰朝至冬見曰遇大行人曰春朝諸侯

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曰侯服

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曰侯服

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

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甸服。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

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協同慮時以禮

會諸侯發同禁殷以禮同諸侯施同政鄭康成以六服之內以時

分來或來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賈公彥從而廣之曰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以余論之皆未允以為春則東方諸侯盡來耶則比功之禮未嘗施之矣以為夏則南方諸侯盡來耶則協慮之禮未嘗施之矣若圖事專以待東方諸侯比功專以待西方諸侯陳謨專以待兩協慮專以待比則王政豈無偏黨之患哉按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又按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然則四方諸侯六年惟一朝耳若然以春來則曰朝以夏來則曰宗以秋來則曰覲以冬來則曰遇而循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濞春不朝使人為秋請是也又尚書康王初即位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則是康王初即位四方諸侯以朝適皆在京師又安有春則東方來夏則南方來秋則西方來冬則北方來耶其所謂圖天下之事等語作禮者之詞而司馬又承之也而其有可疑者大行人謂六服諸侯朝有踈數之節六年而畢近世蘇東坡說書亦以一朝為畢朝未約其實也當從識者論之

愚按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焉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來夏則南方諸侯皆來卒不幸有乘間而起如昆夷獯之難孰從而折衝禦侮之空其一方同時畢集斷無此理苟縱其自便不朝京師萬一有專擅難制之事如唐之藩鎮又何以為制馭諸侯之權要知王者欲親諸侯必設為可親之禮或不能朝於春則可以宗於夏或不能覲於秋則可以遇於冬但六年之內不可不一次來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要知古人立為朝

觀宗遇之禮於春夏秋冬之間以見四時皆來王之日而禮非有所輕重於其間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康成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鄭鈔曰以有事而會則時見者國有事之時而來見其會之有時故謂之會

鄭康成曰殷猶象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符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

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方分來終歲

則備衆多之國而來見其來必同故解之同位○黃氏曰殷有三

義衆也正也盛也既見殷與義皆當為正協時月

正曰同律變盛衡考禮律德正禮當為正協時月

王氏詳說曰時會則事出非常故無常時殷同則有常時亦如常

朝之禮信會同之禮因朝觀之時行之故又曰大朝觀

時聘曰問殷規曰視

王昭禹曰時聘殷規王人之所以賓於諸侯時聘施於時見之後

以恩問之故時聘曰問黃氏曰時聘在殷也各以其殷規施

於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規曰視

鄭鈔曰聘以財為禮其名曰問有問遺之意規以見為禮其名曰

規有省視之意攷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

慝此乃王見諸侯之文 簠以為諸侯聘饗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

不合簠以為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合二

官攷之蓋聘規之禮王與諸侯交用之何以言之時聘曰問殷規

曰視繼於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之下則曰問曰視者為諸侯問視

乎王之禮也若以行人結好除慝之文例之則又是王者聘以結

諸侯之好覲以除邦國之慝也人徒見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皆臣聘乎君遂謂君無聘乎臣之理殊不知
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編存三歲編覲五歲
編省則王有覲禮於諸侯明矣其所以異者諸侯行之則曰問視
天子行之則曰除慝結好天子之覲見於小行人三歲之制若夫
聘禮則無傳春秋之時王臣來聘于魯者八亦可以為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

以軍禮同邦國

王昭禹曰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帥則軍禮於是乎用○鄭康

成曰同謂威其不協情差者軍禮之別有五辨註曰管差辨

干諸侯之禮○鄭鑄曰凡此五禮天子用之侯國亦用之所以謂

之同之禮無以異於大均之禮大均之禮死以異於大均之禮

封亦然用田投師均封雖若不同其所以為軍禮未始

異故曰同然同之不以禮無異於不同故必以禮同之

愚按軍禮之設謂之同邦國者以見戰茲庶平暴亂王者未嘗

不與人同必若鯁寡之有辭于苗而後大師之禮因眾所共惡

者以用眾必若庶民樂有靈臺而後大役之禮因眾所同欲者

以任眾賦役欲其均於是有大均以恤乎眾車馬在所簡於是

行大田之禮以合夫相保之心舍此數者曷嘗易民動眾以從

一已之欲易之師曰師眾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觀師之義則

知王者之制軍禮將以合人心於大同故每事以眾言之從眾

則同不從眾則異其義可見

易氏曰軍禮統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封大役何以亦

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

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所以有征無戰以在我有是五者之禮

也

大師之禮用眾也

鄭鑄曰五軍以為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

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大師之禮以用眾故欲其同

楊氏曰先王行師其坐作進退以鼓鐸錫鏡為之節而不可亂左

不攻左右不攻右則刑誅隨之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勇者不
敢先怯者不敢後所謂大師之禮用衆以此

大均之禮恤衆也

王昭禹曰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
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鄭錫曰以衣服則均而無等
之別貴而為給者不張蓋賤而為土者亦宿宰下左傳所謂均
服振振自盡以社稷同食此大均之禮也以恤衆固欲其同均

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康成曰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王昭禹曰春秋探涿
夏教交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鄭錫曰艾草以
門表疆界以為標閱春整驅而入禮則不得入田中欲其好四牡
壯其阜閱其丁壯數其器甲此大田之禮也以簡衆故簡其同壯

大役之禮任衆也

饋其囚祿致起轡御躬無滯礙設正轡軋也公正躬馬田共輟則
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鄭錫曰聖之以
之及程其力計其功或城郭道塗之修或宮室橋道之設
之以大旗鼓之以嚴鼓此大役之禮也以任衆故任其同

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康成曰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康成曰如東端封
合邦國之王氏曰合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也
鄭曰封人之封四疆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或四百里或
五百里各有封域以為疆固此大封之禮也以合衆故合其同
以嘉禮親萬民

鄭康成曰嘉善也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嘉禮之別有五

王昭禹曰嘉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為嘉蓋兄弟之義
男女之情朋友之信故舊之愛賓客之好善之實也無以文之不
能充善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鄭錫曰善之與嘉皆美善之
德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文

禮之通也。燕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及之。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礼。且天運至於百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礼。故燕所以通然。故為嘉之會。適至於百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礼。故燕所以通然。不為美之臣。狀。

黃氏曰：嘉禮所以教民相親也。飲食昏冠自天子達於庶民。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王耶禹曰：飲食之禮所謂族食。族燕之禮。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王耶禹曰：昏冠之禮謂昏禮冠禮。鄭康成曰：親其恩成其性。鄭

謂曰昏者。礼之本。冠者礼之始。昏則以親男女之情。冠則以成男女之儀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鄭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

者。其學章小。○鄭鏐曰：待以賓禮而與之射。見人君不忘故舊

之情。不棄朋友之好。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鄭鏐曰：諸侯來朝曰賓。諸侯之臣曰客。特以享燕之禮所以示隆

厚之情。享在朝燕在寢。享則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

燕則脫履升堂。行無筭爵以醉為度。以示慈惠。說者見定王謂公

燕享卿當燕。謂禮各有所施。余以為行人於諸侯上公則三享。三

燕。侯伯則再享。再燕。子男則一享。一燕。其實諸侯與其臣朝聘有

享。又有燕彼定王之言。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于王。以

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大夫亦享也。湛露之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

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命之所以貴者以有儀也知儀之有別則知命之所由辨然不曰正群臣之位而曰邦國則諸侯五等之爵卿大夫士四等之序舉別之

壹命受職

王氏詳說曰一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卿一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若士則為六鄉之屬矣豈有不命者為之乎一命受職則此三等歟○王昭禹曰所治謂之職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於王至一命則所受之職受於上矣○鄭康成曰始見命為正吏曰王昭禹子男之士為之

再命受服

已天子之下士再命受服以下庶而短也曰再命受服是天子之大夫與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以公侯伯之士與侯伯之大夫皆一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為之

三命受位

王氏詳說曰三命者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王之上士三命以中士而知也蓋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是命於天子之卿者三命也始有列位於王朝者曲禮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大夫即卿也是與天子之上士等也三命受位則此二等歟陳及之曰三命均上士有位於朝元上也鄭子產謂有位於朝是亦受位者也禮弓謂朝不堂然不与是死位也鄭康成曰管仲曰天子之二守國於是也

士不命則此或加

子男之士為之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曰再命受服

四命受器

王氏詳說曰四命者典命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卿以下必有圭田是大夫之有田祿也四命受器則此二等款○前釋曰有王朝之大夫有諸侯之大夫其孤王之大夫皆四命唯以自選若公侯伯之大夫再命未得受器則其祿用也固不假是為禮禮運以是謂亂國也黃氏曰四命王之下大夫食采於籍地始得祭其有功德者受地於小都是為中大夫公之孤亦四命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未受地也。陳及之曰祭器九簋豆之類命士雖有之而不具為大夫則始具祭器不假於人是為受器。王昭禹曰公之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或加公侯伯之卿為之

五命賜則

八則使由丘畿畿酌之馭酌滂蘇子馭五稱鳩其餽也謂此都鄙之長同也○劉也曰此兩以則為未成國之大夫四命出出封亦賜之采地則為都鄙矣以八則封都鄙之大夫則不可特未

六命賜官

鄭鑄曰王朝之卿六命若封於大都小都之地得自置臣屬治其家邑如諸侯故得賜官蓋大夫不得具官有地而得置官者設一官以兼攝衆事耳故管仲官事不攝孔子譏之惟六命之卿得以具官及其出封則為侯伯故晉侯之臣荀偃自稱曰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彼為侯伯有官臣即在朝六命而具官者稱○李臨曾曰家必有宰治其家事六命之卿又加於大夫得以自置其臣於是然所以賜之官○若止家宰耳

七命賜國

易氏曰子男未足為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言國或以王之
卿而出封或以子男有功而加封皆得以有其國。鄭錡曰六命
出為侯伯則屬以附朝之國侯附庸九同伯附朝七同錡子男亦
有五同三同之內南獨於七命言之者子男附庸不足以為國之因

八命作牧

鄭錡曰七命之侯伯有功德者加以八命則為諸侯之長謂之牧
大宰所謂建其牧是也王制曰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即
牧也商謂之伯震登與周則謂之牧故曲禮曰九州之長入天子
之國曰牧。鄭司農曰王
之三公文亦八命

九命作伯

鄭康成曰上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陸氏
周禮伯常稱牧蓋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大宗伯入命作
其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
故稱伯王制所謂方伯之謂也漢十二女更九牧同九州則九
屬於經死開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物出其所謂連為故公羊傳
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書曰命伯也與周
侯入應門右太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所謂九命侯伯也與周
所謂天子之老二人同矣周有九伯則畿內亦稱大宰言
並與于邦國建其牧土為邦國故也。恐牧餘說見大宰言

陳及之曰所謂命為天子所命也其出受地則思出於上不可為
常例也命諸侯則大宗伯擯命卿大夫則小宗伯擯其策文則內
史作之書文侯之命景命之類是也其禮儀衣服車旗宮室國家
各視其命之數與天命圭藻籍建常樊纁貳車牢禮之數一二有
隆殺當攷典命及大行人之官

揆論

鄭錡曰職服器位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命出於上臣之微者受之
而已則與官國皆曰賜自上言之非天子之賜則人臣不得而有
也牧與伯皆曰作者其權重其勢逼其位重非有人臣所不能為

之功不可得而作也王安石云九儀之命皆加命也其說是矣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劉氏曰舜陟帝位始受天下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
瑞于群后是王作六瑞古有之矣○鄭康成曰等猶齊等也○鄭
鏗曰君臣不可無辨故執瑞玉以辨等降之差俱以玉為之以比
其有德之義名曰瑞則以為合符之驗也觀其所執有以知尊卑
之等公乃王執鎮圭與公侯○伯子男並列何以謂之等邦國耶蓋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平居無事守之以鎮國未嘗執至諸侯
之朝或執圭或執璧天子則執鎮圭以臨之諸侯所執者九寸七
寸五寸而天子執尺有二寸之圭以受其朝不患其無別也

王執鎮圭

鄭瑀曰璽圭則州各稱鎮圭皆瑞也此安韓欽勳明王首能鎮
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錄諸五采
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无瓦雜也

王氏詳說曰王之圭不止於鎮大圭摺之以朝日冒圭受之以朝

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舊矣小行人以見諸侯典瑞以徽守以恤

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鄭經曰王有大圭又執冒四寸以

以冒諸侯之圭至於大圭則稱侯以象大夫稱子以象士稱男以象
天子以象玉諸侯以象大夫稱子以象士稱男以象天子以象玉諸侯

以用竹枋所以思書對命不常執圭也

公執桓圭

鄭康成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双植謂之桓桓宮室之家所
以安其上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甯嚴曰博三寸厚
半寸刻上左右各半寸○晉氏曰桓謂若屋之桓桓桓云三家
視桓桓注云四植謂之桓彼據桓之豎而言則有四稜此於圭上

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惟有二稜故以双言官室在上須桓楹

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韋氏曰桓楹柱柱者而象以安

物其律則之其用則卑以求上為德也所以來之者弗一也故有

以立而不有其力故有皆私之意○鄭錡曰上公為二伯者執之

見為國柱石之義

王昭禹曰公執桓圭射人三公執璧者蓋方圭在朝為三公則近

於王而有所屈則致君之體而不致其用故執璧及其在外為上

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則有為君之位而致其用故執桓圭錡曰

朝賓射之時其勢當與來常時並現故特執璧所以異于男子若

特以為耳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者以為欽陞候云圭殊真者為信曰書曲為躬躬不為人屈伸之

狀蓋為侯則其勢伸伯之於侯其勢猶屈也韋氏曰文雖細者

射者欲其謹行而伸其力事○高平敬仲曰侯視伯為尊尊者其道

伸伯視侯為卑卑者其道屈

崔氏曰執圭亦取圭潔之理明其潔以奉上

子執穀壁男執蒲壁

鄭錡曰子男百里二百里未成國之君說者謂子有字人之德故

其壁則琢穀以為飾以穀能養人也穀又訓善以善養人也男以

安人為事故其壁則琢蒲以為飾蒲之為席人所安也又取蒲以

柔從之義記曰柔從若蒲蒲是也韋氏曰執蒲壁以象天地所

以受益有種暱所以敬道治民之德未大成不可以忘其道則其

執壁宜安○李嘉會曰谷壁穀其有所養於內不慮未用於外蒲

神於人有所安分以之成德

神於人有所安分以之成德

神於人有所安分以之成德

神於人有所安分以之成德

孤執皮帛

賸去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賸之司士掌摯士者賸其摯。鄭一摯
所以表巨德之各不履君履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
而鹿所以見君德之死不履君履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
賸去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賸之司士掌摯士者賸其摯。鄭一摯
賸去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賸之司士掌摯士者賸其摯。鄭一摯

孤執皮帛

賸去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賸之司士掌摯士者賸其摯。鄭一摯
所以表巨德之各不履君履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
而鹿所以見君德之死不履君履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之
賸去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賸之司士掌摯士者賸其摯。鄭一摯
賸去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賸之司士掌摯士者賸其摯。鄭一摯

鄭鑿曰三孤貳公洪化寅亮天地以弼一人其名曰孤蓋三公之

天子初孤有誼衛遂孤非棟棊禘特之德朝聚嚴祿以饗君庶有

外者不可以當此選。義取有文而能驅逐故執以皮帛蓋束帛

為華飾之以皮皮簪於庭而執帛以見也天子之孤以虎諸侯之

孤以豹帛之色孔安國於書之三帛以為纁元黃則諸侯卅子公

之孤附庸之君執之鄭康成以為赤白黑則高陽高辛之後與其

餘諸侯執之周家三孤之帛其色有別固可知第於經无攷耳

王昭禹曰三公三孤與王坐而論道變理陰陽則其道大同於物

故公之摯則執璧壁之為物其形圓也孤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而已於道則不足於物則未能大同於德則不群於物為能无朋

故其摯執皮帛。六摯華諸臣惟不見天子莫不各有所執宗伯以

之執夫以三公下執子男之璧非所以改容而禮之者不知子男

上必備惟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制也止見之射人有

不備惟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制也止見之射人有

不備惟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制也止見之射人有

不備惟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制也止見之射人有

不備惟其人非若孤卿大夫有常制也止見之射人有

釋言

御執羔

鄭康成曰羔小羊。鄭鍔曰羔群而不黨，跪乳而有禮，六狗分職，各率羈以佐王，輔弼之臣不可從諛，故欲其群而不黨，猶禮恭遜，則民不爭，故欲其致恭以有禮，此所以執羔也。禮氏曰以跪厚禮為燕群而不

失其類者謂之

大夫執鴈

鄭鍔曰鴈來往順時，行列有序，為大夫者循道以進，退視義而去，就欲如鴈之知時而行，不失序，此所以執鴈也。禮氏曰鴈行而

道也故執鴈

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水災以此，則當明之禮，莊復諸國不能權，錨釁則姐，此皆知象

之禮，周公所傳想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守之所，修五禮三帛二生一死，勢在虞則五載一巡，符所修在周則十二

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舉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東遷後巡狩之禮久不講故耳。

士執雉

鄭鍔曰雉耿介而守死，五色皆備而成章，為元士者欲其備文以相質，又欲其耿介守節而不屈，執雉宜矣。

易氏曰自士以下不用飾士於諸臣為卑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者，也此其等差，皆其分守存焉。

崔氏曰雉用死者為不可生服也。

庶人執鵝

鄭康成曰鷩取其不飛遷。○王昭禹曰府史仄徒廢人之在官者則廢人非特府史而已凡民在焉或懸於鄉遂相資以生或懸於官府相湏以行欲其不散遷故執鷩

工商執雞

鄭康成曰雞取其守時而動。王昭禹曰工與事造業以利其上商趨遷有無以利其上欲其趨時而動故執雞

鄭鐸曰古之工商亦有見君之理如工執藝事以諫鄭商人以乘韋先牛犒師匠慶伶州鵠之徒皆工商之得以見君者也工制器商質遷皆欲其不違乎時其擊以雞宜矣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卿劾其德大夫劾其智士劾其節廢人工商

勦其職凡諸僚不敬鳩雉珍饈黷不廉佞讒穢穢物

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士執雉廢人已下雖無命及爵皆執鷩。易氏曰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廢人工商未為臣亦謂之諸臣以率上之濟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庭皆得以執擊

總論六瑞六擊

王昭禹曰君道二故六瑞一以玉為之玉賜物也有君道焉此玉所以為瑞天子受而復賓之也臣道二故六擊以象禽為之禽者制馭於人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禽所以為之擊天子受而不復臣之也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一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鍔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有玉祀神又有玉。董氏曰若孔神之玉置之神坐事也收載於五有所謂以玉五植璧黃圭是孔神之玉祀神之玉植之體之不復收載於五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而已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鄭康成曰禮謂始告神

時薦於神座後見得人通盡則天道可尊之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愚按鄭氏以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典瑞無之而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負丘之祭和禘所禮之禮其禮與禘以祭典瑞見之

鄭康成曰禮神者以象其類○賈氏曰尔雅因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是璧圍也。劉氏曰璧負。中區象天也。鄭鍔曰天負而運乎上故璧負以象其體天之蒼蒼其正色也故璧蒼以象其色色用蒼以壯陽發散之色求之也方而奠乎下故琮方以象其體黃者地之中色故琮黃以象其色用黃者以極陰之盛色求之說者又謂天地之玉用蒼與黃典瑞又有四圭兩圭之異何也余以為大宗伯之用蒼黃者禮神之玉所謂植璧也典瑞所云祀神之玉所謂秉圭也。鄭集成引以。林氏曰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地以終功為事故以黃

鄭康成曰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大昊勾芒食焉圭銳。賈氏曰右記贊大行云圭銳上左象春物初生色以青聲青出乎震而物右徐一寸半是圭銳也

生東方

也

鄭康成曰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犢之帝炎帝祝融食焉半圭曰璋

象夏物半死

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鄭鑄曰陰生於午

終於子午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事而陰已生則夏者陰陽各居

其半禮以半圭見陰功居其半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為中央黃

帝亦用亦璋然以類求神中央土色宜用黃孔氏以為當用黃琮

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鄭康成曰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犢之帝少昊尊收食焉琥猛象秋

服

助氏曰犢成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美也鄭鑄

鄉象賦曰禮北方以立春謂青犢之帝句芒尊食焉琥猛象春

則冬者陰陽各居其半禮以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

皆有性幣各放其器之色

鄭鑄曰六器之色有蒼黃赤青白玄之異牲之與幣各從其類蓋

求神之道貴乎純一也或謂六器牲幣各放方色牧人之官所謂

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何也余以為禮有降神之五

又有祀神之五大宗伯器幣各放其色者禮神以降之則象其

類至於祀神以盡其道則因其陰陽以告純全而已然則大宗伯

放其色即牛人所謂求牛也牧人言陽騂陰黝即牛人所謂享牛

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愚按天產地產其說頗多今取其近似者叙之然後併述所見
以待智者辨焉

薛氏曰或者謂陰德柔德也柔德易至於委弛故以天產作之天
產者天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委弛之氣又以
中禮防之蓋禮所以治心養性約而歸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陽德剛德也剛德易至於暴戾故以地產作之地產者地之所積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
所產是為然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治之未始流於傷地之所積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

所產是為然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治之未始流於傷地之所積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

所產是為然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治之未始流於傷地之所積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

所產是為然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治之未始流於傷地之所積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

所產是為然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治之未始流於傷地之所積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習俗而成之者也因其所積習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蓋樂所以移風易俗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和也。孫氏

所產是為然德在人為耳目口鼻四肢無以治之未始流於傷地之所積

禮者地之所稟賦而得之者因其所稟賦而作其暴戾之氣又以和樂防之

呂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元統天天之產也資始之初

之氣醇之

愚按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

之氣醇之

呂氏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元統天天之產也資始之初

之氣醇之

愚按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

之氣醇之

愚按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

之氣醇之

愚按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

之氣醇之

愚按以上說天產地產作動物植物以陰德陽德就人身陰陽

形氣方萌隱而未見有而未成此陰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天產之作陰德同故以中禮而防民之失其中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一元行於地地之產也資生之後形氣已成顯而可知彰而可見此陽德之作也聖人以人心有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與天之作陽德者同故以和樂防民之失其和中和合於禮樂而還以正夫人心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故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無往而不於中和也天產作陰德天之中也地產作陽德地之和也以中禮和樂防之以人之中和而同於天地也

愚按此說天產地產作法天地生物之德為禮樂防民之用亦只說得大司徒教民以中和之事

樂記曰有土之性而後外歸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中德也在人心所存者神而未嘗有陰德之名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和此和德也在人心所過者化而未嘗有陽德之名殆夫判性偽動塗歧動靜為二理倚於靜者湮沒而不復振世始名之以陰德倚於動者矜暴而不可遏世始名之以陽德有名則有偏有偏則有累謂之陰德則其身知入而不知出知收而不知縱如聚土如積塵如槁木泯泯然而日微矣謂之陽德則其心知出而不知入知縱而不知收如奔走如搖旌如驚濤顯然而日露矣靜者愈靜而至於忘動者愈動而至於助長聖人於此其可無作之之術乎由是靜而為陰德則作之以天產之樂動而為陽德則作之以地產之禮記曰樂由天作則樂為天產又曰禮由地制則禮為地產作之以天產之樂則斯民有鼓舞動蕩之志而向之湮沒不振者

有所作矣作之以並產之禮則斯民有齊莊中正之心而向之矜暴不可遏者有所作矣聖人猶以為未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彼其粗於偏勝而過於有所激未有不至於蕩而無統垂而或離也故樂之勝者以中禮防之約而歸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禮之勝者以和樂防之裁而節之於喜怒哀樂中節之和中和有以相濟禮樂有以相資渾渾乎其為懿德也哉

愚按此說天產地產為禮樂蓋以經有樂由天作禮由地制之語其於產字自說不出

易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為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鍾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所產萬物清揚純嘏以動為在中樂配於陽者所產者唯陰物而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為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為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體樂記之言動靜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有實禮樂之本也此下經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篇之產不然二產字一也世儒二之何耶

愚按此說得之而未徹

愚按天產者日月風雲雨露雷霆霜雪凡屬乎天者皆天之產然聖人以為天產所作之德謂之陰者以其德隱然難見若日月之燠雨露之滋萬物資之以生所以生者莫得而測皆天產所作之陰德也天產之作易於或過如愆陽伏陰凄風苦雨與非時雷霆過時雪霜所不能免聖人必以禮為之防蓋禮由陰作謂之中者有所止之謂禮以中止有以裁成其過而歸之中則天產不至於過作而暴地產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凡屬乎地者皆地之產然聖人以為地產所作之德謂之陽者以其德顯然易見若山起於拳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水起於勺水之多及其不測魚鱉萍蒿貨財殖焉皆地產所作之陽德也地產之作易偏而不及如上敝則草木不長水涸則魚鱉不存聖人必以樂以節之樂謂之中者有所和則地產不至於不及而亂如是則禮樂之用可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與司徒教民之事大不同近世說者不知宗伯所掌之禮樂關於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拘於司徒五禮教中六樂教和之說釋之始失其旨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易氏曰上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高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為一致不知孰為天地耶孰為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實有以感發之孰謂禮樂為形氣之末哉

王昭禹曰天以陽生地以陰成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寒暑雨暘各適
其中則天地之化是謂大和百物資天之陽以生資地之陰以成
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則百物之產是亦天地之委和而已
先王之作禮樂一本於中和則其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亦以其
自然之和也夫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合生氣之和道五行之行使
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
於外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上下與天地同和節則禮樂之文和
也其施於物也感動其善心移易其邪行無悖逆詐偽之心無淫
佚作亂之事天地訢合陰陽相得履育萬物以至於萌區達羽翼
奮鬐脰生蠶虫昭蘇羽者蟪伏毛者孕有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
殯埋禮樂之序故能化天地之化也和禮樂之序故能化天地之化也
別惟其能化別群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
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誥矣以
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鄭鏗曰合者會聚其氣使
渾然不虧交通成和也夫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
神窮高極遠而則深厚如此故幽焉以事鬼神則天地神示人鬼
可得而禮明焉以誥萬民則發於朝廷形乎閭門行乎道路至乎
州巷能使人心至於極和而極順微焉以致百物則以此之中
導彼之中而凡稟中和之氣者不期至而自至致猶以土圭致日
月四時之致記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然後草木茂區
萌達羽翼奮鬐脰生則知禮樂之功用深妙如此

凡祀大神享大鬼於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眚滌濯泚玉鬯牲牲饗

奉玉盥詔大號

楊氏曰所謂人鬼大鬼非止先王而已凡在祀典如勾龍共工之類皆是故通謂之鬼若帥執事卜日至相王大禮惟大神示大鬼為然其餘小祀則大宗伯不與故不言先王而曰大鬼所以別小祀若肆獻禋饋食禴祠烝嘗則施於宗廟故皆稱先王

鄭康成曰執事諸有事於祭者○鄭鑄曰大宰總百官大宗伯亦為其所帥宗伯禮官之長帥禮官之屬以從大宰

鄭康成曰宿甲戒也孟子曰齋宿與大宰卜日遂戒同滌濯漑祭器也

鄭司農曰涖視也○王昭禹曰玉以禮神○滄以求神皆宿眠而臨莅之○賈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無禮滄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

禮於宗廟有非贊璋璽亦足玉故由禮云玉曰如玉○李益會之說於其用贊也○以玉神然宗廟非不用玉不以玉為主兼天地

而庸有之則以人道為尚○薛氏曰祭惟宗廟用深天地祀稷山川等祭則與天地同已故也○其祀宗廟則與天地同祀

鄭康成曰鑊亨牲器也○鄭氏曰牲饗在廟門之外○鄭鑄曰亦躬省焉懼其不潔而鬼神不享

鄭鑄曰黍稷謂之盥以玉器盛之謂之玉盥○鄭康成分玉與盥以為二物非是也○王昭禹曰於祭之日奉玉與盥

鄭康成曰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賈氏曰六王昭禹曰以牲幣盥奉鬼神示以鬼神示建保邦國而不為名號

以尊大其美以辨名其類則其盡志也略其盡物也瀆矣○易氏曰大宰云祀五帝止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

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偏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
將濯而此則曰宿眚滌濯豈非大宗伯先期而眚之大宰則至期
而眚之乎大宰言贊玉幣鬯之事而此則曰泣玉鬯蓋玉用之於
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裸豈非滌盥之輕於
贊玉幣鬯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亨贊玉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饌蓋
君袒而迎牲卿大夫贊君是大宰贊殺牲之事大宗伯省牲饌而
已豈非省牲饌之輕於贊牲事乎大宰贊牲而此則奉盞蓋祭祀
以牲為貴盞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六宮之人奉盞則盞
之次於牲明矣大宗伯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
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為言以其
職之所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偏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見於
治其禮禮設極王之大禮

王昭禹曰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禮王禮之大者
鄭鐸曰始焉治之則次序其先後之倫簡習其進退之節使有條
而不亂難說曰先自治而後可以詔乎王帝行事則詔王又以
怕庚法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天子升階蓋宗伯詔相之
相王使王不失其行禮之節難說曰今郊祀字知為大禮使無
地事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黃氏曰王有三年之喪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至祭祀則宗伯攝
其意為可知矣○鄭鐸曰禮官之長掌建祭祀享之禮故使之得
以攝祭位

王氏詳說曰祭祀大事也見於天官大宰又見於春官宗伯是以
二卿皆得以攝行其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宗伯之明文大

宰攝祭不見於當職而見於量人量人云凡宰祭與畿人受羊歷而皆飲之是大宰攝祭之事

凡大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

王昭禹曰豆邊有薦謂正祭祀時豆邊有徹謂祭祀完畢

鄭康成曰薦徹豆邊王后之事○易氏曰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祿獻后親薦八邊八豆九嬪皆其薦又贊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當者於后則見於祭祀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鄭鑄曰王后不與亦出於一時之故后既不與九嬪亦不准事故自始至終無不兼攝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劉瓛仲曰擗攝祐軒祇謂眉無酌禮也禮家卷○擗謂室也昨曰凡賓客之祿馱瑀爵皆贊若后有故而不與祿賓之事則大宗伯攝而載祿載之為言承之以往也言酌鬱管載於璋瓚往而禮賓也后於賓客固無親相授受之禮其禮也雖親酌之實盛載以往大宗伯之攝取王后待賓客之義亦以載為言此承上文王后不與之下當為攝王后祿賓客耳易氏曰載者以舟載之也可尊所謂攝者如此

朝親會同則為上相

王氏詳說曰小行人曰為承而擯此則曰為上相者何耶夫擯相一也司儀曰掌擯相之禮是已但出接客曰擯入詔禮曰相王氏曰相者相王儀因其事而異其名耳成周重賓禮故朝親會同使宗伯為上相使行人為承擯在宗伯言相在行人言擯出入異辭也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

分而言之不同合而言之亦相也 鄭氏曰石召休 按按賓客言之公而赤曰謂為小相為相王之言也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為冕於國為位而哭之 擗弓曰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胡康侯曰周制王哭諸侯 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為掌邦之帛事戒令與 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

王命諸侯則饋

賈氏曰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鄭康成曰饋進之也 王瑋相塚斂俎之陳陳稱鄭饋者難出此其也。謙儉勸祿 其臣則於祭焉。易氏曰王命諸侯則饋是以接賓客之禮待之 也。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伯饋司凡筵設黼屨內史作冊命是 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鄭鏗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燕蒙旅平九山刊旅之 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五帝因變故而有禱焉則合五帝與 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於一時之變故不 能如禮也

鄭康成曰上帝五帝也。薛氏曰典禮所誌群神之祀各有辰定 獨於四望未有名言以四望為天神耶舜也望秩山川則為地以 四望為地示耶此四望列于五帝則為天故嘗謂望雖以名山大

川為主實兼上下之神故時邁之詩言巡守告祭柴望且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言祀不及祭又典禮四望與山川異五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聖人望而祀之明矣鄭司農曰四望日月星海社預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鄭玄謂五嶽四鎮四瀆是各以一說為證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賈氏曰大封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封是土地之事而旒以禮堪楛也則故相莊附耀裝鞞鞞其世荀爽曰白溝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生后土謂將釁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黃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于皇天后土孔傳曰告于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邦國大祝告后土易氏曰以大封之意告天示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鄭康成曰頒謂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陳及之曰鄭說是也天子祭天地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社稷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若

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不特此也凡其境內之山川悉祭之并顯
史祀東蒙頌句祀有濟其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亦祭之先王
之世祀事悉舉人鬼不相殺亂蓋知其所憑依也實沈臺駘之崇
於晉相之奪衛享是鬼神無所依也其所不煩則不得祭春秋時
季氏祭泰山楚人祀江漢沮漳晉人祀夏郊則此禮不行久矣
易氏曰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
鄉六遠亦有祭社及祭崇祭酺索鬼神之禮雖小大異等必以王
命而後舉所以繼於頒祀邦國之後○王昭禹曰諸侯之國其制
地有都家有鄉邑祭社之禮皆有等降則典祀所頒尤以為重揚
子曰節莫差於惛惛莫憊於祭先王於此尤致其詳其所防豈不
至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二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祚位右社稷左宗廟

王昭禹曰大宗伯之所建者禮也小宗伯所以佐大宗伯者特禮

之物位必召公經營之周之神位禮之相也如成門等名相若成○易

氏曰別而言之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人鬼地示皆神

鄭康成曰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人外宗廟教如雉門外庫門內

陽也人道所尚君子於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鑄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營作之事小宗伯所主者

辨其方位也

兆五帝於四郊

鄭康成曰兆為壇之類故祭載○鄭鑄曰兆始祀之神位領於其祀也

郊為四帝之兆黃帝之位學者之論不一余以月令攷之中央土

位於季夏之後夏火也火生土其相生也乃所以相繼也然則黃

帝之兆其同位於南郊乎說者謂王用黃琮不用赤璋其位乃同

南郊何耶余以為祭之王當放其色求之方各因其位

王昭禹曰昊天之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猶四方之諸侯

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又大宰

解曰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又大宰

謂以○叶光經者五天也出於吳天上帝為天皇大帝比居耀靈由

足有六天之說後出與能廢至唐詩樂始立論非之取耀靈由

大次小次司祝祀西帝亦或謂之○叶光經者五天也出於吳天上帝為天皇大帝比居耀靈由

通禮南方白祝祀西帝亦或謂之○叶光經者五天也出於吳天上帝為天皇大帝比居耀靈由

方青帝南方赤帝北方白帝北方黑帝○叶光經者五天也出於吳天上帝為天皇大帝比居耀靈由

謂以○叶光經者五天也出於吳天上帝為天皇大帝比居耀靈由

足有六天之說後出與能廢至唐詩樂始立論非之取耀靈由

大次小次司祝祀西帝亦或謂之○叶光經者五天也出於吳天上帝為天皇大帝比居耀靈由

帝禋祀之說則於義未嘗違本月令之言大人臣如重黎西行之官尚農祀則以五德之會而食於五行祭祭或皆農故陳氏法大赤伯青圭弘東方尊謂黍稷之帝然則此所謂五帝者鄭氏所注大宗伯之文謂五帝精氣之帝者鄭氏於故注已足於此五帝之下又別為五帝系則為誤矣

四望四類亦如之

鄭鑄曰魯有三望之祭或以為分野星及中國山川或以為日月星海故之書云望于山川惟山川則望而祭之故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即是論之則四望之為五岳四鎮四瀆明矣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而禮下於天子故望止於三天子有天下祭及於四方故凡名山大川在四方者皆望而祭之四望之祭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為之兆也先儒以四類為日月星辰故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

兆山林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康成曰順其所存。鄭鑄曰五岳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為兆域惟因其所在之方為其卑也。禮則卑下不祭。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鄭司農曰五禮吉凶軍賓嘉。易氏曰以吉禮言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祀無福祀有罰此其所禁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歲禘諸侯方祀歲禘大夫祭五祀歲禘此其所令也以賓禮言之變禮易樂為不從改制度衣服為辨此其所禁也朝覲宗遇會同為君之禮存規省聘問為君之禮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非賜弓矢不

得征非賜斧鉞不得殺此其所禁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之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昏姻不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為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禮言之三年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為之暮或朝祥暮歌此其所禁也。獸弇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所令也。禁令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大略如此。先言禁令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耳。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鄭氏曰用等註謂尊卑之別也。王昭曰用等置職焉於此有衣服車制宮室之禁以辨親疏。○鄭氏曰禁令用等見禮有親疎焉於是有三親之別以辨親疏。○鄭氏曰禁令用等見於形名度數之間。小宗伯掌焉其所不當為者則禁之其所得用者則令之。如此則上不得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上下之分定矣。

辨廟祧之昭穆

禮庫曰春秋之辨祧祀者有見於威文仲旅泰山者有見於用幣者突起祭宗婦臨五鼓而舞乃同於百牛而幣乃獨於吳以劍室而享燕之禮又例置矣

黃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為七廟言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廟與祧凡七。后稷太祖不遷二祧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親廟親盡則遷孔安國王肅以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祧此據周公制禮之時必欲備七廟以立天子之制其統是矣。鄭康成以文武為二祧此據文武親盡當遷而不遷遂以為二祧其說亦是。兩說進退為七廟耳。

愚按鄭氏之說自為王肅所非先儒多非之已見於傳但王肅以下謂文武二廟不毀其說是矣而謂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恐未必然。鄭氏謂文武為祧亦不無所謂蓋祭法謂七廟之

制太祖與親廟四皆月祭而二祧享嘗乃止此常禮也太祖為始自太祖而下三昭三穆共為七廟至八世則遷去其始為昭者九世則遷去其始為穆者若周以文武之故而遷且不遷且以共王之時論之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至孝王時則文武正在于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迂又至孝王時則武王當迂然二廟不可去故存於二祧之位却自成王迂去又再迂則去康王以次皆然謂文武二廟為祧者正以居祧位而不可毀故以文武以下迂主藏乎此也若文武以上皆文武之父祖故宜迂藏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之人不可越文武之廟而入后稷之廟則宜迂于文武之廟以人情論之意其如此恐不應七廟之外又有文武二廟蓋是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此

陸氏曰王肅所謂祧祧曰祧祧亦祧也

陸氏曰王肅所謂祧祧曰祧祧亦祧也
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則毀昭廟始死者穆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不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不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子與祖齒而不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不嫌乎尊者後謂之主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立此昭穆之辨不可易矣蓋王昭穆曰尚不先歸勇不得先其父昭穆大不得先昭穆大不得先

陸氏曰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左傳曰文王之昭王

季之穆又曰文之昭武之穆此宗廟序之昭穆不可得而易也禮記曰祧必以昭穆此祧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家人掌墓地先王之華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土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此賜爵之昭穆不

可易也左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主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仲尼燕居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左傳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太王之昭魏仲魏叔王季之穆富及曰晉蔡邕霍文之昭邢晉應韓武之穆晉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先君唐叔武之穆

鄭鍔曰宗廟世遠而無辨則昭或為穆穆或為昭而其序亂矣守祧則守廟祧而已小史則掌辨昭穆之書而已王於廟中之昭穆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當辨之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鄭鍔曰吉服之五者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一章凶服之五者斬衰緇裳緇屨九章之厚所以明階級五章則當輶者有祿此錫當總裘者不敢以疑親疎之情所以當○易氏曰自衾冕至希冕皆所以象其德自斬衰至疑裘皆所以稱其情典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李嘉會曰言五服及車旗宮室者五服已歸已之章里以服而顯在國之神非車旗宮室先以示尊親昭穆也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

王昭禹曰人之生上親父下親子而已與之為三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是之謂以三為五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玄孫是之謂以五為九

薛氏曰堯親九族此特掌三族何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

賈氏曰辨親疎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曰親輕服曰疏

其正室皆謂之阍子掌其政令

辨六盞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

鄭康成曰盞讀為稜六稜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賈氏曰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鄭鏞曰三農之所生者九穀用以為齋者止於黍稷稻粱麥故六者辨之使用皆異物物稱其儀也然六牲使六官六盞乃使六官之人者五官助王六官之人助后王親牽牲故五官之人共奉其牲后親為盞成謂故六官之人共奉其牲牲屬乎陽五官亦陽盞盞屬乎陰六官亦陰也陰陽之義各有所主故共奉之人亦從其類詩言大夫妻可以共祭祀又言可以奉祭祀指物言之則謂之共指事言之則謂之奉此言共奉非惟共其物又奉其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鄭康成曰六彝雜穀為醴。鄭鏞曰六彝黃酒醴醴實穀和麴釀以醴氣賄之名物所實之物。鄭鏞曰六彝黃酒醴醴實穀和麴釀以醴氣賄六彝之盛鬱鬱蓋將以裸也。王昭禹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爵辨其用與其實尊彝之名物既不同故所用亦異小宗伯所以辨其名稱以待用也。注：六彝有六為王朝盛典豈定以實祭亦可。列別蓋以六彝以待其尊意故曰實祭亦可。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鄭司農曰六尊犧尊象尊盞尊尊者尊大尊山尊尊。鄭鏞曰司尊彝言朝獻饋獻用尊則六尊之盛齊酒蓋將以獻也

鄭康成曰待者有事則給之。鄭鏞曰司尊彝辨其用矣小宗伯又辨之蓋尊酌以獻彝酌以標名既不同物亦各異司尊彝辨於方用之前小宗伯辨之以待行事之用

賈氏曰按司尊彝惟祭祀陳彝尊不見為賓客陳尊此蓋在廟享

賓客時也又鬱人掌祭祀賓客之裸則六辨亦為祭祀賓客而上

文不言者舉下明上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鄭鑄曰旌人之功者各從其類是故能安民者賜以車馬能富民者賜以衣服能使民和者賜以朱戶

易氏曰衣服車旗宮室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小宗伯為之掌其賞賜者蓋賜國賜則賜官必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有所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有功又言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詩曰王錫鞶侯淑旂綏章序詩者以為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不可以妄予也詩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序詩者以為能褒賞申伯是宮室不可以妄予也宣宗伯之掌其嚴如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鄭鑄曰四時各有祭祀於祭祀之時又有先後所當行之事如卜

日而後齋戒既裸而後出迎牲之類皆事之序鄭康成曰序事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王昭禹曰謂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鄭司農曰謂以問知吉

凶大卜曰九國大貞天府曰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姤惡

鄭鑄曰卜大事必用玉帛以禮神詔大祝使為玉幣之美名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備其物嘉其名致誠盡禮於神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

易氏曰省牲則預擇其純省牲之所條項氏曰省牲則眡滌濯則預致其潔

其潔也詩云酌彼行潦可以濯漑項氏曰滌濯則不用以漑

賈氏曰省牲眡滌濯省鈎與

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

祭之日逆盥省鑊

鄭鑊曰祭祀之盥盥其始饌人炊之令實實及其祭則小宗伯

成之於廟門之外授大宗伯以宗伯授內人內人授王后。鄭康

成曰省鑊視烹腥熟。項氏曰逆盥則逆饌人之所共少

項氏曰牲與滌灌皆備於將祭之生盥與鑊亨乃見於饗祭之日

所以有先後之間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鑊曰告王以行禮之時行禮有早晚時至則當行事及行禮時

畢乃告王以行禮之備禮以時為大殷人祭其間周人祭其陽季

氏之遠聞而祭則失禮矣以雞人之呼旦觀之則祭之時宜早可

告備經數陳特異雖節告備前是舉得禋之事也。冬律而告備川

易氏曰用玉與曾禮之大惟大宗伯得泣其事告時生備禮之煩

乃小宗伯之專職

允祭祀賓客以時將瑋裸

鄭康成曰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

宗伯天子圭瑋諸侯璋瑋。王氏詳說曰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

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可謂深達禮意矣昭禹所引皆失也

且大宰所謂贊玉幣爵者祀五帝也祀五帝則不用裸所謂朝覲

之贊玉爵者裸用玉贊飲用玉爵君有飲臣之禮無裸臣之禮所

以再裸一裸皆大宗伯攝而代之況大宰所贊初無裸瑋二字而

強以玉爵為裸瑋是踈於禮學也且內宰之所謂后裸獻則贊與

夫賓客之裸獻皆贊者蓋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右宮官之長也左

之裸獻自有內宰贊之若后不與則又有大宗伯攝之何預於小宗伯哉况其上文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繼之以時裸饋亦初無后一字而強以為授后是踈於禮學也不可不辨李富會曰將祀以時不饗不獻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鄭錡曰祭祀有小大於祭祀之中所行之禮又有小大禮之小者

小宗伯詔相之禮之大者大宗伯專之故特佐助焉賈公彥以為

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余以為其說亦非經言詔

相祭祀之小禮則非以群臣攝祭為小禮

黃氏曰宗伯詔相大禮如卜日視滌濯涖玉盞省牲鑊奉玉盞詔

大號皆是其他則小禮如逆盥省鑊告時告備之屬

易氏曰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鑊奉玉盞之後則此文

禮亦當繫於此文之下如此旌則禮當之祭掌事如大宗伯之

賜卿大夫士爵則償

鄭康成曰賜猶命也償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鄭錡曰古人

賜爵者必於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償而進之使受策命於

前○陳君舉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償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償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王昭禹曰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至詔大號小祭祀

小宗伯之所掌故其事亦如之○鄭錡曰小宗伯所掌之事皆依

於大宗伯以為式蓋祭有小大禮之次序則一而已

大賓宴受其將幣之齋

鄭錡曰賓客見王必用束帛加璧以為禮是謂將幣行人之官所

謂將幣者三享是也享多儀儀不及物君子以為不享故有見王
之幣及有將幣之齋齋財也冬奉國之所有者以為庭實故齋所
有之物以將其幣諸侯奉之以効享上之誠天子受之以見蕝宮之
德小宗伯辨尊彝以待之將瑱裸以禮之典司賓禮其施之既盡
則受其所報宜矣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鄭鍔曰古者大師則先有事於社與廟然後載社主與遷廟之主
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載社主將以行戮用命賞于祖故載迂廟
之主將以行賞小宗伯掌社稷宗廟之禮宜載以行乃言立者蓋
社本不在軍因用師始立之立者出於一時之故廟主為尊載之
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本以言其肅敬之至帥有司者蓋帥大祝
也大祝職曰大師桓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
歸帥于社則帥桓于社造于祖設軍社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鄭司農曰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鄭鍔曰軍
將有事則與祭者主帥祭小宗伯以職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
小宗伯已與祭於軍中則四望之祭必遺其所屬之有司往行事
焉理之宜也先鄭知此意故讀與祭以上為絕句康成以與祭連
有司以下讀之恐不成文理戰必禱於神欲氣勢之增倍而四望
又山川之尤大者國家所賴以為固固是以將戰則禱焉欲其為
兵之捍敵也鄭氏曰春秋有事于太廟有事於宗廟皆謂禱
禱自有主者小宗伯與之惟平事重將事
十四望謂社其事以牲也而將事重將事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獸于郊遂頒禽

鄭康成曰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餼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

於郊郊有群神之兆

鄭錡曰有司一而已大師言帥有司大甸亦帥有司乃別言之蓋

大師之帥者大祝也以軍社及主車大祝所立奉故也左傳云軍

行被釁設祝奉以從是也大甸之帥者司馬之屬以司馬言徒弊

致禽饁獸于郊至於有司將事于四望繼於軍將有事之下則其

有司亦指大祝明矣易氏曰大甸者賈氏以為四時之田獵非

謂盛戰頒禽特冬狩而已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狩皆無饁獸之文所

四望之中有五帝四望四望之位以闕焉于神法謂之盛饁而

後所常有事者耶

王昭禹曰獸於禽為大故饁之禽於獸為小故頒之蓋餽謂之饁

頒則分之而已且田以簡衆則衆所不欲田以獲取禽獸為得焉

則衆所同欲先王以所不欲者寓之於所欲於其田也大獸公之

而面儻上殺猪成鷄饁殺猪成鷄殺猪成鷄殺猪成鷄殺猪成鷄殺猪成鷄

與獸皆不以獻者也以此簡衆則得其所同欲而輕其所不欲

則用其大頒人則用其小尊神之義也既饁獸于神乃頒之於人

則又先神而後人也

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及男女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禱曰禱尔于

上下神祇○鄭司農曰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王崩大肆以秬鬯泔

鄭司農曰大肆大浴也○賈氏曰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泔尸使

之香也

及執事泔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鄭康成曰執事大祝之屬也臨也親歛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懸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鄭康成曰制色宜承同。黃氏曰衾服輕重宗法著焉故小宗伯掌之

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

鄭康成曰執事蓋梓匠之屬至特牲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賈氏曰世謂餼之復事故槨弓云既殯而布於殯門外與明器士表禮云葬於殯門外而北上請主人備云服既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鄭康成曰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賈氏曰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柩之王昭曰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賈氏曰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柩之也。王昭曰反而上焉始於比其土也。以豐昭

卜葬兆甫窆亦如之

鄭康成曰兆墓塋域甫始也杜子春謂窆為龜背謂葬墳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王昭禹曰既葬而祭謂之虞虞死者精神無所歸而祭之也虞祭既畢明日祔于祖父故有祔祭祔者以祔祖屬於廟也

成葬而祭墓于位

鄭康成曰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一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托於此也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尊屬於小宗伯以建國神位之官而掌

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允王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舊制

鄭康成曰肆言也。賈氏曰禱祠皆須豫習威儀當習儀之時則

小宗伯為位。鄭鏞曰吉凶悔吝皆生乎動會同軍旅旬役之時

雖至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禱祠蓋以其動也將以交神不可

不肅故必習拜其儀而又為王位以習之

易氏曰為位者同之神必會同軍旅旬役禱

此大禱初及回家不齊之儀故肆儀而後為位也

國有禍災則亦如之

王昭禹曰禍災禱祠亦肆儀為位也

允天地之大祀。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王昭禹曰大祀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

之神而齊同焉故曰類。鄭謂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

者蓋當變故之祭依倣其正禮聚一處以禱祠故曰類

允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允小禮堂事如大宗伯之儀

賈氏曰允言大禮者王親為之小禮者群臣攝為之。鄭鏞曰國

之大禮大宗伯之所掌小宗伯姑佐之而已至於小禮則專掌焉

其輩雖小揖遜周旋之儀則未嘗不同故如大宗伯之儀謂之禮

又謂之儀者蓋禮本也儀末也左傳趙簡子問於大叔大叔云是

儀也非禮也謂其不同故耳

易氏曰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此終篇則樂禮之以五禮

者也大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三十三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法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采盛

鄭鑄曰肆師禮官之攻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之屬官取法

於是故以下大夫為之以師名之○王昭禹曰禮之義微而難知

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

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

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鑄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

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立然後王昭禹曰神位如大

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建其意義而已然後王昭禹曰神位如大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

玉帛牲牲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

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國祀兩節山川百物○黃氏曰山川社稷亦不當為次祀與國廟血祭無涉

自以其類相從等○鄭鑄曰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之

白論禮玉之差降正義所辨自言祀神之類必以帛者取入功之

勤以交神也○陸氏曰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之上若大祀用玉帛

是也必有牲者取天產之精所以事神也○易氏曰牲色之純者

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王則陽精之貴者大祀貴精純

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牲次祀則加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其其

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為名稱若少其一則但云實
辨若少其二則以物斷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則
大祀無幣。典瑞言圭璧璋。神射之類。與牧人言九疇。祀之牲必用
牲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肆師立國祀之禮。禮者禮也。上下
小大有一定之體。所用之物不容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鄭錡曰。一歲祭祀各因其時。以
舉其禮序其先後。不以其大先不以其小後。

易氏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

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甸珥。春大牲若以祈為

甸。則肆師之文為非後。鄭注皆改祈為甸。謂毛牲曰甸。羽牲曰珥。且

以珥之謂字皆從血。鳥珥取于血。非無所攬。羊人小子亦稱謂

覺積。覺非器。覺軍器之事。法數者皆直謂之覺。不應言非始成之

覺。而獨謂之祈。珥况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改為

甸。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戶。至山虞職

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効功言。効功則與覺禮不同。言取

左耳。則與毛牲曰甸。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劉宗義云

理當為珥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珥謂小祝之珥兵。裁然

則社稷五祀曰祈。曰珥山川曰侯。曰穰落成曰覺。各有倫類。其說

今存之。義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鄭康成曰。展省闕也。王昭禹曰。牲之純者謂之牲。捨之完者謂

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雉雞自斷其尾。不可謂之犧。大

祭祀肆師展犧牲視其完也。○鄭師曰充人展牲則告餘而肆師展之於未為牲之前知其可用須于蓋祭祀之牲故之夕祭人展牲充人直倍牲而肆師展之則其擇已精矣充人擊之則其

鄭康成曰職讀為犧犧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王昭禹曰

九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李嘉

鄭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氏曰九祭前有散齋七日致齋三

日若然卜日吉則齋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

卜者及諸執事以明且為期。○陳及之曰大宰云祀五帝前十日

禮謂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李嘉

眠滌濯亦如之。

王昭禹曰宿為期上前之夕也眠滌濯祭前之夕也。李嘉會曰

滌濯若事之微者天宰眠之大宗伯小宗伯又眠之令肆師不獨

眠之且曰詔相其禮蓋內而六官外而有司其滌濯撻拭之類小

大次第之節不可紊也。

祭之日表盥盛告潔饗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為剽剽皆謂徽識案六穀也在器曰盛。鄭鐸

曰祭祀之盥盛共於甸師春於春人然後饗人炊之舍人實之小

祭之目表盥盛告潔饗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為剽剽皆謂徽識案六穀也在器曰盛。鄭鐸

曰祭祀之盥盛共於甸師春於春人然後饗人炊之舍人實之小

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而肆師表之者蓋其物不一各為徽識以表之庶幾六宮之人共奉之各得其當王昭禹曰蓋以盛稱梁以明其自致之誠。易氏曰黍稷稻粱謂之接盛必肆師告饗而後用李嘉會曰詩曰吉蠲為饗曰黍曰粱合梁曰節其饗曰明饗皆以字為義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陳者則器及陳皆展之禮有告且宜備其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而已。鄭鑄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于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

及果筮鬻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鄭鑄曰祿必用啜以饗金和之饗金必筮養然後用饗人和之肆師主其筮養之事。賈氏曰果筮養謂宗廟有棟鬻人掌饗此又鄭鑄曰自犧牲黍稷以至於饗肺之饗也

則禮官之及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北中廟中之禁令

鄭康成曰北壇墜域伯先五帝故曰祀即宗。賈氏曰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寧不得使于祀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北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故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不得為令則令其所當為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蒞筵凡筮鬻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賓客。王昭禹曰凡筵設之肆師則臨而

觀之

賁果將

鄭康成曰酌鬻授大宗伯載裸。鄭錡曰鬻必鬻人共之肆師祭
羞以和之其裸也。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先儒謂此為賁小宰余
以為小宰之職言凡賓客贊裸者為賁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賓客
以時將贊裸肆師言贊裸安得為賁小宰賁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儻

鄭康成曰為承儻。王昭禹曰儻所以接賓之人有上儻中儻末
儻佐儻者上儻之佐則中儻是也所以佐宗伯焉。大宗伯會同朝
覲為上相則肆師為佐儻乃佐小宗伯小行人將幣為承而儻則
未儻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饗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饗以實醢醢其物其事密邈人等共之其
所設之禮肆師共之。鄭康成曰說於賓客之節公食大夫禮曰
實賁賁千餼風其直字之說與禮不
視饗則以饗幣改之或者匪以改饗。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
共設匪饗者依禮使宰客諸官共設之

鄭錡曰賓客朝覲俱為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賓客則以客禮而
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其為賓故有饗
凡裸將之禮惟其為臣故有匪饗饗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宿於肺。賈氏曰祭謂祭先造食者必知祭時若自
祭者祭。鄭氏祭道憂台氏祭心嚴祭肝開祭肺故知
惜也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大牢鄭氏以授祭為祭肺
惜其說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飯之叙徧祭之所謂夕
祭牢因是已

鄭錡曰待以尊食之盛禮賓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尊食賓客則使肆師授之為佐僕以待賓客

與祝侯禳于壘及郊

鄭錡曰王者公天下以為心不祈禱於一己故銷變於四方故國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為言侯嘉慶祈禱也禳之為言卻災變除禍咎也畿五百里壘百里曰遠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禱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主侯禳之官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泲以訖則築墻

鄭康成曰築墻直墻以為營以谷口香草鬱也

令外命婦序

賈氏曰外內命婦即下文注內外命女是也○鄭康成曰序使相

次秩賈氏曰與次以服之輕重為先後也則內命婦下三瓶表宮前諸臣之妻從陳齊表者居後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義不中法者且殺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六卿所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賈氏

表賈氏曰與次以服之輕重為先後也則內命婦下三瓶表宮前諸臣之妻從陳齊表者居後也其妻為外命女表服為夫之君齊表不杖

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賈氏曰外內命男女表皆有升數多少

且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表六升諸臣為王

義服斬衰表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表三升賈氏

中法賈氏曰與次以服之輕重為先後也則內命婦下三瓶表宮前諸臣之妻從陳齊表者居後也與而禁之

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士日授士杖此舊說也表

大記曰居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校杖無七日

授杖文外命女為王齊表者先故故云且見不定之義

允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

受命。鄭錡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

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迂

廟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

于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

言社者主也宗者迂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

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為位

然後祭小宗伯於軍旅甸役禱祠為位則止為位於燹儀之時肆

類造上廟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前始之

鄭錡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

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日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

以事類告天故蕝言之命也類禮依故郊祀而為此以類孔祭上

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命也類禮依故郊祀而為此以類孔祭上

二曰道蓋造非特結上帝亦謂之造類非特上祭宗廟也則必造

之類也預氏曰上帝非在壇也非在廟也非在室也非在廟也

其位而造焉蓋則在軍中類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

土為壇以封崇之禮王曰類成曰封謂于高宗樂時曰祀告也

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類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兵之所在則

宜有祭者賈氏曰山川衆多不可並祭故祭軍旅所依陸則允此

三者非常祭故皆為之位蓋肆師立國祀之禮耳。易氏曰以上

皆單祭之禮肆師為之位無非依神以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師為之位亦如師甸用牲于社宗

九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鄭鈞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而謂之師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為位以祭社宗為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為大司馬之助而已亦所以安神靈也

九四時之大甸祭表貉則為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陳氏曰其神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始增倍於此故後世祭之詩云是禱也禱記曰所征之地禱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司馬為之而立表於前前句則祭表也立國祀故耳易氏曰二者皆肆師為之位以肆師

嘗之日涖下來歲之麥

鄭康成曰芟芟草除田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麥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嘗當於時

彌之日涖下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為彌始習兵賈氏曰春蒐夏苗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武不虞故如上戒為備之辭

陳及之曰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重者欲先事為備也春秋時鄭石稷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為治世之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鄭鐸曰詩人言大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為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必嘗與猶無非秋享知此為秋報祭之社也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身龜命龜眊高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為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禘○賈氏曰地官從祭禘六逆亦然○鄭鐸曰國有大變故不止肆師涖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令之祭故略於神者不得不祭令然後祭故蔽於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鐸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且令於仲春必命民社謂此耳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王昭禹曰相其家人也○易氏曰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禮而禮之者也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

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無非事。豈事之外別有禮禮之外別有事哉？蓋以其官之尊卑別言其所掌之本末而已。言禮者舉其本，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為義，先王所以致精神之交，敬淵泉而貫冥漠也。故灌用鬱鬯者，草木之芬香者也。鬯者，酒之暢達者也。和鬱以為灌，用芬香之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既灌而後逆牲。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唯灌為至此。鬱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賈氏曰：鬯人鬯人，得之樂器。金革者，表之以和。禮酒則謂之鬱鬯也。王昭禹曰：築而煮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鬱鬯用之於裸。

王氏諱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身，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塗盛秬鬯以事上帝。是祭天不用裸，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壇，用大壘，禁門用飄齋，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用之於宗廟。

掌裸器

鄭康成曰：裸器謂彝及舟與瑱。鄭鍔曰：典瑞於裸，主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爇之，鬻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裸器掌之。尤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裸以求神而出之，賓客亦有裸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賓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蔽金黃之以和鬯酒。賈氏曰即人所造者。鄭司農曰蔽草

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奠之。饗中停於祭別饗為草若蘭

王昭禹曰必用饗者明其德之香。鄭錡曰王之裸也必和以饗

李嘉會曰諸侯未聘圭瓚和酒以饗得賜始用也。薛金黃也色黃

不可用。才天子

九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鄭康成曰裸玉謂圭瓚璋璜。賈氏曰春秋疏用圭瓚大宗亦用

鄭錡曰記禮所謂裸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然則玉用圭瓚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裸則又因以贊其

事。后用瓚瓚可知

詔裸將之儀與其節。鄭錡曰詔告以裸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賈氏曰儀則者玉

后裸則奉玉贊而酌也。云通裸謂道之。裸之威儀奉玉謂玉與

祭之齊之奠之不飲也。司農上文注謂云皆於祭前也。鄭錡曰

小宗伯贊裸將小宗贊裸肆師亦贊裸將贊人詔之以其儀節而

已。九裸事沃盥

賈氏曰九裸事皆贊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易氏曰九此皆

贊人周旋裸禮之次序。大喪之澗共其肆器

鄭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水焉大夫設夷

盤造水焉士併瓦盤無水設牀檯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

夷盤。賈氏曰肆器則檯檯為名疑如今沃盥者以沃也

王崩則以尸肆器蓋以盛沃也非陳器也之屬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經之。

鄭康成曰遠莫之奔與瓊也麋之於祖廟階間明奠於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鄭司農曰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瘞以斝周以爵

王氏曰斝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

是也有於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鄭錡曰嘗得陸佃之說

曰宗廟之祭始裸之時尸入於室王與后既裸獻矣及稷牲迎尸

於堂王即以肝洗饗齊而燔之制祭於主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

祀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

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安尸當此節也饗人賚裸

量人制從獻之膳脯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

事○王氏曰明與之同其以康成之說攷之舉斝角詔安尸之時無

斝以量人授勸稱飲受法惟有受饗時受在室辭飲之禮謂尸食

以黍稷酌振主人承之納於俎中則於季禘乃拜而飲卒爵

之礼故得以受卒爵而飲之也量人故康成改斝為嘏然有改字之

嫌陸佃之說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受尸薦腥薦

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饗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王氏詳說日記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

樂之夫樂以天下豈終日之祭也執爵執炙者不蒙其福乎此饗

人量人所以欲舉斝之卒爵

鄭康成曰嘗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下如黑黍一桴二米

鄭錡曰一桴二米天地至禘之

氣所生一括之曰嘗言和祭辨犧

鄭錡曰以秬為粢以鬻和之分為二官何耶蓋裸者祭之始禮之

尤重者故使饗人掌其器量人掌其秬粢而為器之飾重其事故

分二官以主之或謂鬱鬯專用以禋表其德之馨香足以感神祇
必專用以祀表其德之中和足以事神其義各有所主故二官分
掌豈其然乎

掌共秬鬯而飾之

王昭禹曰鬯人所和者乃用以裸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鬯者用
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
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錡曰鄭以設中為飾非也攷下文裸鬯有用脩者有用鬻者有
用概者皆以盛秬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內備其物故鬯必用
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此易氏曰鬯人共秬鬯而不言祭祀天
車千文米共鬯未免有飾焉祭社於壇而用大罍則用外祭而燕
以鬯為文則尾尊之有飾者也祭於國門而用大罍則用外祭而燕
尊則鬯以爲序則鬯尊之有飾者也鬯用脩者如司尊彝凡酒
罍罍鬯而概以落能者也凡鬯事用散者謂散尊維也

凡祭祀社壇用大罍

鄭錡曰社壇者社之外委土為壇埒其中為壇○王昭禹曰社壇
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壇王社之示比於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
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言於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裸

鄭康成曰大罍瓦罍○鄭錡曰社祭土以土罍出於土罍雖出於
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壇則用大罍以盛秬
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禁門用鬯齋

鄭康成曰禁謂營鄭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之不時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禁之當

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

王昭禹曰祭則實○辨鈺

曰崇祭必於國門意以災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盛稱豈則用飄齋蓋飄齋者取出帛割去其祇以瘳為尊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疫癘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茲其為過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飄以齋以表其純質之義祭之於門以冀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雪祭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醪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飄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房以艮為門間八音以艮為飄爵之意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黍瓦甒又用飄爵詔禮言器用陶飄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甒此所謂大壘則瓦甒之類用飄齋則甒之類皆質而

廟用脩

巴

鄭鐸曰攷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稱豈凡此所言裸器非廟中之彛改字為甒非也王安石以脩為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增飾之以色彩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

禮記喪記解曰甒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鐸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

蜃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捍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聞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裸尊則畫以為飾

凡裸軍用旒

鄭鐸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程邈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
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內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內
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以交於神明

九玉帛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鐸曰禮記所
謂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其是也王或親帛諸臣之喪或適
四方舍於諸侯祖世廟之時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
忽使介執鬯以禮之鬯人共介鬯王亦未嘗親擊所謂天子無擊
也。仲亦以擊人君之尊不可妄動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為擊其
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
黃則擊邑之禮蓋尊也天子之擊不特鬯耳其擊圭以朝曰首
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擊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鐸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及列於
春官蓋雞之為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
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巽為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
木為兒兒不恭是謂不肅厥狂狂時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
之兒故不為威儀兒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為東方之
方官列於春官。劉氏曰宗伯主雞性雞性為物至○薛平仲曰古
之事親者每曰雞拜初鳴咸監蓋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為未交夜
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况夫一人行灌
車於先而百官環祀車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
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

掌共雞牲辨其物

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嘯且以詔古吊百官

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且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九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鄭鐸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呼且以詔之

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鄭

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小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

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且明行事告時者至此且明而告

之○要氏曰按齊語東方未明昏云朝矣與祭先鄭祭今不詳祭則故齊詩是謂侯廣焉蓋天子備官祭盞直掌船刺之節翁人告

九祭北面饗其牲

王昭禹曰饗以却災禍面饗所饗非一方古者諸侯饗于魯及郊

於四方皆有饗焉饗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饗饗廟之屬饗廟以羊門夾室用雞○鄭鐸曰饗以陳去不祥

鄭鐸曰二者之祭用雞為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以面饗饗祭之

用出於非常也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三十四

同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佻二十人

薛平仲曰鬯也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鬯也所以准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鬯之和人為之功雞人呼且人事之警識敬於是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錡曰祭祀之禮用鬯以採用齊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裸故名曰彝彝之為言常也法也鄭康成曰彝尊裸在室而求諸陰敵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粗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同尊彝之官同其器而已也陳氏曰先儒謂尊彝五升而其數多此尊所以大於彝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鬯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雞彝至蜚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氏曰若社壇在戶之類酌滂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鄭錡曰十其所用之類則尊之類實鬯及醴齊之屬鄭錡曰十其所實之物則鬯以實尊不可實於尊齊酒以實尊不可實於彝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所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於桐輪燕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用之序。鄭錡曰此言六彝六尊嘉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豐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彝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裸用圭璋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郊

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鬱鬯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賈氏曰鄭特牲

非也後世注謂命亞王裸後王乃迎牲也此注云命亞深後王

迎牲與內宰法不同內宰取王事自相亞其質以司各辨為正

鄭鈞曰裸獻必用奔尊非苟以為盛也齊之器而已各因時而用

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養春祠之粢則

飾以養雞東方之畜咸起於庚於時為春也王昭曰春者時

而本之偶夏禴之粢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鳧不聞指鳥

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其五色文明之禽也王昭曰夏於五行

為王裸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

皆有舟

鄭康成曰備兩甒齊酒之禮也

陸佃謂如今世酒瓶之類酒瓶喻舟其義甚著非今時所無也但今

宗廟中尊壘無此制度耳易氏曰汝之禮制彝受三升尊受五

升壘受一石鄭氏謂舟為尊下壘故禮家不言所受此不必論大

槩舟之為物量其所受有濬物之利受過其量有沉溺之害言虛之

為物應時而動有濬物之利動不以時有浸淫之患知舟壘之戒

則知先王設尊壘之意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愚按此即九獻之禮已見邊人

薛氏曰裸者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也二裸之後有朝事饋食與

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裸則不與焉朝踐以薦腥為主王酌醴

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饋食以薦熟為主王

愚按此少裸舜儘好至說用尊庭有礙經言朝踐用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禮

皆有疊諸臣之所胖也

鄭鏗曰疊則為雲雷之飾。陳祥道曰疊也者作酒而給於尊者詩曰鉞之發矣維疊之耻則疊之為器大謂之疊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以時則利於物反之則為交器之為疊者敬之而已記曰終日飲食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以避酒禍也尊者取其止而安父之以為計曰所醉之備故有二是一之父尊亦由乎之有疊以

鄭鏗曰自初裸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獻諸臣乃酌尸蓋不敢與王同樽故酌三爵以酢之禮行曰酬謂酌臣以自酌豈有此理昨者酌也飲酒之禮能共為九獻則謂酌臣以

者送也故其字亦為昨有送往之義蓋酌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禮氏曰九獻之儀禮為之禮者可以勝之平故王祭尸飲王饋尸則飲事於祭而略略者則尸者可以勝之平故王祭

愚按祭凡有九獻今止曰禘曰朝踐曰再獻而不及饋尸與諸目為賓之獻者王羨尸則酌朝踐之尊體齊后羨尸則酌再獻之尊益齊諸侯為賓邪酌益齊外無異尊故不必言

秋嘗又烝裸用學舜黃舜皆有并

鄭鏗曰康成讀學為稼謂秋者萬物孳斂之時天稼西成故裸用學舜以明農事之成陸佃曰春秋傳曰黃黃發黃畫為黃目也

人曰未嘗黃龜曰則黃氣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
目者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
裸用黃髮言明於外而欲以觀其復物也歸也龜曰龜鳥居於水也
其朝獻用兩者尊其饋獻用壹尊

鄭鈔曰秋之時物傷於未將反其本已飲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
也用著地無足之尊王昭禹曰万物於秋為入也象故用著冬之時人功
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
畜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
茲其所以皆兩也

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蟪彝皆有丹

易氏曰司農以追享為追及其祖之所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
之禘以朝享為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深同謂之
禘然饋食肆獻祿列於四時之首而間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禘禘
又五年一禘三年一禘乃宗廟大禮豈得為四時之間祀歟之祭
法王立七廟一壇一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
墀墀壇有禘祭之無禘乃止去墀曰鬼釋者謂享嘗為四時之祭
時祭之外親近者為祖為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遠者
為迂廟之主有禘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為四時間祀列於
祠禴烝嘗之後○鄭鈔曰先儒謂况者西方之義獸唯似獼猴而
大其鼻上向雨則自垂於樹以尾塞其鼻鄭康成曰也蓋獸之智
也追享及迂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於遠
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為近
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雉

以其智也。○黃氏曰亦畫雖為飾也虎鬣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目之所酢也

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至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

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

仁而興利致養之意恰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

興利致養故用山尊蓋故尊別以山取其安以安祖祀之神

易氏曰四時間祀為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終以神道事

之主靜祭以解物神祐有四時之義故一以解物破冬靜之時故。易

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廟用四代之禮祭四代之祭見於大司樂之

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嘗攷虎雖有虞氏之宗彝泰為有虞之尊

山壘為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

黃目以象壺今於六享之間兼用之

九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蓋鬱齊為目六尊與醴齊蓋齊為目下有凡酒而上

不言壘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李真皆曰司

酒之事非言者酒之痛灌也其曰酌者華莎沛之出其香汁而

酌之明也言者酒之痛灌也其曰酌者華莎沛之出其香汁而

酌之明也言者酒之痛灌也其曰酌者華莎沛之出其香汁而

酌之明也言者酒之痛灌也其曰酌者華莎沛之出其香汁而

鬱齊獻酌

鄭師曰鬱齊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沛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稷獻

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為最尊沛之酒則近乎滌沛之

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獻為莎獻即稷獻之獻何必改字。劉

統中曰鬱齊惟裸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九獻之

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蔡邕曰禮運曰女酒在室醴在戶

在室也。○賈氏曰鬱齊等不用按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

鬱齊沛也故云沈于醴酒。○愚按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

鬱齊沛也故云沈于醴酒。○愚按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

鬱齊沛也故云沈于醴酒。○愚按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

鬱齊沛也故云沈于醴酒。○愚按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

鬱齊沛也故云沈于醴酒。○愚按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

汁糝沈手
醴酒也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泔之使可酌故為明酌酒記曰縮酒用茅明酌也正謂其也

盎齊泔酌

鄭康成曰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泔之而已賈氏曰醴酒亦即盎齊泔酌也王昭禹曰記曰允泔新之也又曰醴酒泔于清以盎其色菹白而尤清故泔以酒酌者泔也

九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九酒用以養尸而尸飲焉則尤宜脩酌之以敬其味故曰脩酌鄭康成曰醴酒以水泔之酌也易氏曰以脩視泔則凡酒為味以泔視縮則盎酒為清以縮視釃則醴齊為淳蓋宗廟之中始以神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尔。鄭康成曰凡此四者標用鬯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蓋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泔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効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黃氏曰按司尊彝掌器耳鬯管鬯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沛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

大裘存奠

王昭禹曰朝莫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

所享弗忍徹也。鄭康成曰：斬也。賈氏曰：大毒之莫有尋尊盛饗，唯祖廟厥明，將向墻為大遺。奠時有之，奠繼之，早晚無文，按禮弓朝奠日出夕奠，連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首至朝乃徹，大遺亦然。

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於神，故亦存之，不即徹。

鄭景望曰：若曰俟神之甚。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陳祥道曰：筵於地，別於席而為席也。凡則立而設之，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行，常謂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已，禮賓家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賓客准筵几是已。几筵以尊卑為序，曰筵几以先後為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黃氏曰：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績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彫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葦席，素几之席。桂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葦桂不入數。

鄭錫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間，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與受酢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錫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

侯大朝觀非四時之常朝。黃氏曰時會殿同也可。儀大享射行

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黃氏曰大享會同射侯也。堂射所

射也。射也。大射者大射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

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尔雅黼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

形此斧以大版為邸即掌次所云白與黑謂之黼揅采色言

板置於扆即以黼扆為揅名揅纁人云白近金黑取金斧割斷之義

之若揅纁於物上則為今斧文近刃白近金黑取金斧割斷之義

用黼設純於下衣為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為後其意同。薛平傳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為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

用之於誓省鐘有黼蒙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布此所以天

子之席三重有次序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鐸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純之加緹席

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既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

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扆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

表王者之繼明。易氏曰繼在西北白與黑為黼取畫正南

之尚純之律為明故王人依所設之席則莞筵莞之為物叢生水

中莞謂莞筵也。呼為莞。康氏曰尔雅曰則完而用之表其

德之純全用紛以為純。工服再曰紛如綬有文而依。易氏曰

精堅者紛。表其文采之績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緹席緹者削蒲

莢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為純畫以雲采。易

得則席之素者表其也於纁席之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

桃枝之竹以為之則席之以列成席成者黑白軸以為之綠曰次表其

行車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為純又以表其威斷莞筵紛純以全體

為之質纁席畫純以文采為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為之斷有質

為本有文為節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纁

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朝堂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

者若是孰敢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鄭鏗曰以書攷之其設席皆以數

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有也纁席次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

莞筵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

侯之亦重可知初在地位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也

下皆然故序官注云數陳曰筵重謂之曰席禮記云天子之席五重

依則地也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而階則此重一帶所以為階也。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

左右玉几

鄭鏗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持德以為安。項氏曰玉則其質渾

陳氏曰几之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

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戣而立非

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

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

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召公等被冕服憑玉几謂禮

之五几莫尊於五几者之即几也

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也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醕之卒爵

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易氏曰於空中西舞而受之非南繼也其吉席席則死也所
同者席而已矣。鄭舞而受之非南繼也其吉席席則死也所
以祭則受福故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股凡

鄭錡曰諸侯祭祀席蒲為筵則纁繒帛以為純以莞席加於其上

而設彫刻為文之凡於其右注蒲以見其柔從之意。鄭明此曰不
柔。又於鬼神宜纁以四方相對為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

於外著然後能受命建國保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

然。○王昭禹曰有言纁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纁纂成
物體則曰畫攷工曰青與白相次亦與黑相次若此所謂纁又曰

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畫。○易氏曰天子有少席繡純而不用
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割之義也諸侯有

蒲筵纁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纁不若畫之工
項氏曰蒲柔而纁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纁者王之所下諸侯之

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賓
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

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亦尊卑之

辨一几席之末而大分存焉

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蒲前亦如之左股凡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錡曰尸酢之席筵筵以尚其質纁席
以表其文惟文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王氏詳說曰天子昨
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

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昨酒用壘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凡祭祀其人馮几乎射命諸侯之大禮既以三重則祭祀以格鬼神受祿以享鬼神之福皆不易乎是席之數此君與純一之義當因有在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居上而下升龍降龍其道則一故昨延賓一幣。劉執中曰几則神右而人左席則降王一等而變於神

黃氏曰特為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且是即堂左諸侯長歛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戶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彬之意。鄭司農曰為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為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彤几如以左彤几為諸侯之所句憑而用於祭祀之間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鄭錡曰設彤几於席之左以表國賓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示文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務所設席於薛氏曰經言甸設不言於薛氏之說果如否乎

鄭錡曰田簡衆役任衆必采穀為先故席以熊皮為之熊狂獸之較而可畏者。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或畫熊焉

易氏曰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鄭錡曰設几以在左依神神幽陰故几

凡喪事設章席右素几其相席月菹首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疏音一

薛平仲曰禮寓於灌既足以格於幽異而無歉則是禮之維持於天下者蓋可得而恃矣此天府已下之官皆有以見是禮維持之功歟是故國之玉鎮寶器承之於祖而守藏於廟者也夫使是禮之不足以維持天下則僭于天之分者蓋有益而竊之矣是以天府之官首於此雖有守藏之不一而國之玉鎮寶器實先焉蓋是禮維持之大者府而名之曰天其大可知及夫以玉而制為五瑞所以志天寵因瑞而別為五命所以定天瑞因命而異為五服所以彰天命禮足以保天府之所藏則五瑞五命五服皆由是禮以嚴其分禮之功用固如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鄭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象寶玉大弓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玉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曰頌氏曰其時有人其所藏者物○鄭鏗曰守藏於此必有禁令以為防守之具然後可保而不墜而人不敢萌覬覦竊取之心

九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鏗曰玉之美者可以為國之鎮如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為歷代所寶如崇鼎黃鼎大貝鼗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康成以為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

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實守其所傳將以為萬世之祭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皮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鄭鏹曰康成之說以治中為治職簿書之要以理攷之蓋治道中

法可為指式者天府以守實藏為職故凡內而官府近而鄉州遠

而都鄙群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及四時公邑文雖六歲庶幾

可用以詔王用此以察群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為準式彼簿

書之要何預耶○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許治之書

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才觀於民者

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實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數

之數於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而刑得其中允

此無非治中之書謂六典治中者治典也參建天下之中以

實鎮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

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成鎮大寶器為可守矣

鄭鏹曰說者謂司會攷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家宰廢置大宰

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且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

耶余以為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寔寔所以致萌

窺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正上之人所以不能灼

見之者良由無法以攷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間鼎之楚子

有竊玉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治中以詔王蓋守之之術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饗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鏹曰允實之所在

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饗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

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五天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上春實寶鎮及寶器

鄭宗之竟否則史治紛異中一詳安在豈足以安祖宗之靈

李善會曰祭治服無大官必天府詔王者是詔以祖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祖廟之奠祝大祭祀小

尸雖小曰大祭祀法五並此二官所改並祖廟則天府為之

尸雖為明若士卿五帝沃尸盥非祖廟者則不与執燭

鄭鑄曰吉凶之事王與群臣或有專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

執燭以為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

書從祀先公益竊寶玉大弓蓋因祀太廟而盜得之竊之是知寶

鎮寶器皆藏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歲思

鄭司農曰貞問也○鄭鑄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却顧

以為災害之防嘗之日卜苾苾之日卜飛社之日卜稊猶以為未

足以知來歲之木祭又於季冬之月卜第于女星第于紀歲且更

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為物

陽精之純將以交三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大卜之職天

府掌出玉而陳之

若遷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賈氏曰遷寶謂王者遷都則寶亦遷天府

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鑄曰遷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

以為寶而愛之誠以世守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教則受而藏之

鄭鑄曰收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

之神或同司民之祭獻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

下台為司祿祿之言穀也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大

揚氏曰故之天文志司民為軒轅角

民小民司祿大

民小民司祿大

民小民司祿大

民小民司祿大

民小民司祿大

民小民司祿大

臣三能之第六星天行見而王以民而為官又使之以民服之
聖所以為之天行見而王以民而為官又使之以民服之
 天之所司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
天之所司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
 而登于天府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
而登于天府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
 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
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
 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
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蓋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
 制年報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天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
制年報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天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
 登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
登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
 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
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
最為致水乎之謂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
 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夫土所
 經制故非此為以等其民數穀使之本末相當則三年耕必有
 餘穀最為太平之要務者此也管子曰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
 制九功之於天所以大商數之於民也管子曰古之民數實見於
 制九功之於天所以大商數之於民也管子曰古之民數實見於
 國而生民者其要實在乎此穀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守也天民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賢書能書
 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
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
 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餘孰與翼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
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餘孰與翼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
 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
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
 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懸庶乎體字成之君知所守在在此不
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懸庶乎體字成之君知所守在在此不
 徒擁虛器以為安矣
徒擁虛器以為安矣
所寶以為守寶鼎彝非之具而堅能之者皆見其
 所寶以為守寶鼎彝非之具而堅能之者皆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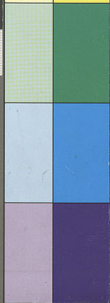


QPCARD 101 v3



B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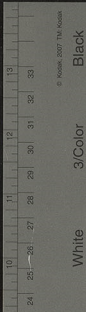
Cyan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